

CBI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胡月朦

昌吉学院, 中国·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CBI作为英语教学法中的涉及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研究课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被学者提出后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该文着重回顾了十五年来国内外学者对CBI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实证研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CBI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优点明显多于缺点,该研究综述对外语教师教学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CBI; 英语阅读教学; 研究综述

1 概述

当今世界,英语在定位、使用方式及发展方向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英语教学需因地制宜、因势而异。著名学者Jack C. Richards(2021)提出,英语从二语、外语转变为国际语(International language),强调跨文化沟通,因此在教学中要注重“相互可理解性”英语教学不再仅强调掌握教学大纲要求的词汇、语法等技能,而应将技能学习寓于内容学习;英语教学不应局限于课堂,要紧密联系现实世界;英语教学应关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引导学生在读懂文本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其内涵,培养正确价值观。

2020年7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新的学科门类,而研究“新文科”背景下CBI(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简称CBI)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对“新文科”建设和英语教学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阅读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最重要途径。好的阅读不仅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语言水平,获取大量信息,还能够帮助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而CBI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和效率,结合生活实际,运用各种情境,增强学习动力。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各种英文原版的科学,历史和法律等知识,学科内容的介入势必需要学生大量阅读所涉主题的相关英文原版资料。阅读、理解、分析资料也是开展相关任务活动的前提条件,有不少类型的任务活动(如:合作式课堂演示、课程论文等)需要学生在阅读课本内容的同时,额外阅读大量课外材料。阅读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阅读技巧,增大词汇量,以及扩展内容领域的知识构成,丰富、有意义且具有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入也保证了习得的发生,从而达到提高英文阅读水平的目的。

其次,CBI是一种同时关注形式和意义的外语教学方法。在可理解性输入的基础上,CBI强调教学应以内容为中心,将内容与学生的兴趣和需求相结合,以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或主题为核心,运用真实的阅读材料,创建真实的语言情境,使学生积极有效的投入到学习中。

哲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以效率、结果为判断标准的“工具理性”压倒了以价值、意义为标准的“价值理性”。而在美国国家语言课程标准中,语言教育分为语言艺术(English Language Art)与语言素养(English Language Literacy)。语言艺术教学就是我们熟悉的诗歌、故事等“虚构类”浪漫语言的学习;语言素养教学就是在历史、社会、科学“非虚

构类”作品中,学习逻辑,发展思维,其目的是发展出高阶思维能力(High order thinking),CBI正是一种将教学重点从语言知识转向内容知识上,使语言不再是学习的目的,而是获取内容的工具,将注意力都放在了语言的运用和功能上,降低学生的学习焦虑,增强自信心,发展高阶思维,同时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最后,阅读不仅仅是知道文本中的单词,还涉及对文本内容进行推断,读者拥有的背景知识越多,他们进行推断的能力就越强。CBI促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历史、地理、天文、生物、科技等书籍,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建构完善、多维的知识图谱。从阅读能力的视角,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积累,而是一种阅读的支架搭建。背景知识越多,孩子在理解文本时障碍就越少,个人情感和文本内容的联系就越紧密,理解就会越轻松和深刻,理解能力就越强。

《知识鸿沟》(the Knowledge Gap)的作者也强调了内容知识和阅读技能相互交织的重要性。“拥有更多背景知识的学生有更好的机会理解他们遇到的任何文本。”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又一项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些结论,如果学生不熟悉某个主题中59%的术语,那么他们理解课文的能力就会“受损”,而一定的知识储备可以快速提高理解力。

2 CBI的概念

CBI起源于加拿大沉浸式学习模式,指在内容极大丰富的课程中,以外语为媒介聚焦于意义,有助于学生同时学习内容知识和目标语言。学生在完成内容任务的过程中理解和产出语言,并且输入和输出始终具有意义性,语言学习随之自然产生。CBI具有很多教学优势,如提供可理解输入,给予学习者有意义地使用学术语言的机会,为准备学术学习而进行具有高认知需求的脱离语境的语言任务等(Snow, Met, & Genesee, 1989),既强调CBI是针对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或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英语作为外国语)的教学方法,也强调CBI教学环境的多样性(Snow, 1991)。

Irujo(1990:1)认为“内容依托式教学单元是一种组织教学的方式,所有语言教学活动都会围绕所选主题展开,主题的选择范畴包括科学、社会研究或数学等学科课程”。

Papai(2000:86)认为“CBI试图融合语言教学和学术内容的学习,以目标语言为媒介讲授数学、科学及社会研究等学术学科”。这就在认知层面上会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确保学生理解学习内容。

Richards&Rodgers (2001) 提出 CBI 是一种致力于使学生能够通过内容或信息而非通过语言学或教学大纲来学会语言的二语教学法。CBI 课堂的主题内容主要选自学校的学科课程, 像历史、数学、科学等。在实际教学中, 教学目标可能以语言进步为主, 可能更加重视内容学习, 也可能二者兼顾。无论是哪种情形, CBI 教师都会期待学生能够同时提高语言水平和内容知识。

Brinton 等人 (2003:9) 认为 CBI 意指“同时学习语言与学科内容, 通常依据内容材料来确定语言教学的形式和顺序”, “旨在消除教育情景中较为普遍的语言教学和学科课程相互割裂的现状”。正如 Halliday (1993:93) 所言, “‘语言学习’和‘用语言学习’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

Rodgers (2006:373) 提出“CBI 是指借由内容学习, 如历史、地理或科学, 实现语言学习目标”的教学方法,

Lyster 和 Ballinger (2011:279) 将 CBI 定义为“以正在学习的非母语语言为媒介, 教授地理或科学这样的非语言类课程内容的教学方法”。非母语语言包括二语、外语、土著语言 (indigenous language) 和族裔语言 (heritage language) 等。

3 CBI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外国有关 CBI 的研究从最初的理论研究 (Brinton & Master, 1997, Swain & Lapkin, 2005) 到实证研究 (Pica, 2010) 再到应用研究 (Snow & Briton, 1997, Swain & Lapkin, 2011, Miano, 2016, Lin, 2018); 从 CBI 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 (Kasper, 1995, Rodgers, 2015, Lai & Aksornjarung, 2018) 到基础教育 (Helda, 2011, Dellicarpini & Alonso, 2014), 甚至到幼儿园的应用 (Bergstrom, 2016)。本文主要回顾近十五年来 CBI 在外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Moeller (2010) 比较了《国家中学校长》的文件和基于 CBI 的文学课, 他说 CBI 适用于“以跨学科小组, 实际动手的, 积极全身投入的学习, 并且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目标。在 CBI 课堂上, 教师是“教学策略制定者, 也是中学跨学科小组的构成部分。”并决定了学生需要的教学内容。

Whittaker 等人 (2011) 重点研究笔语语篇在 CBI 课堂中的进步情况。研究者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纵向研究, 研究对象为西班牙某高中的学生。研究者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 详细分析学生在历史课程中撰写的笔语语篇, 尤其关注语篇的连贯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 学生更为擅长使用恰当的学术语域, 用英语撰写历史语篇。研究者认为, 相比较学术写作方面的明示型讲解, 上述进步更多地源于学习者长期浸泡于英文环境和四年期间认知能力的提高。

Galloway 和 Lesaux (2012) 提出阅读理解是学生通过文章提供的信息和他们之前所拥有的世界知识来构成他们自己的理解能力和知识体系的过程, 他们提醒学生在一个动态的课程的活动阅读文章, 基于先前的阅读技能,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的增加阅读具有挑战性的文章, 从而使核心课程更有意义, 那么各年级读者的技能和知识也能提高。

Barnes (2014) 指出 - “词汇知识和世界知识 (一般知识和专门课程知识)”被认为是提高学术能力的关键。词汇和世界知识, 阅读技能和阅读理解监测和策略使用是中学生阅读理解中

最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在社会文化理论与 CBI 一文中, 作者 Richard Donato (2015) 引用了 Fitzgerald (2014) 和 Troyan (2013) 的研究内容, 并进一步说明了 CBI 课堂上的教师需要功能语法的知识来解释课文, 因为功能语言学知识能够为教师挑选有用的文章并鉴别聚焦内容学习的置于语境中的语言。教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合作交流中与学生进行语言互动, 教师对于文章中特殊语言特征的知识也会贯穿在他们的教学计划中。

研究人员还对美国 18000 多名 K-5 学生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重点放在数学、社会研究和英语等学科领域的时间, 发现“社会研究是唯一一对阅读能力提高有明显、积极和统计学意义的学科。”

Marianna V. Ryshina-Pankova (2015) 在搭建高级阅读的脚手架一文中也提及, 根据 Halliday (2004) 的语言分层模式理论, 高级阅读通过语言学方式把内容和语言联系起来, 在语言教学和学术阅读发展中实施语义学的连接, 有利于实现二语课堂中阅读学习目标的达成。

Jason Martel (2015) 通过 K-16 外语项目中 CBI 的应用, 发现在课堂上大量英文原始材料的使用, 可以驱使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 并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从而进一步提高学术英语的使用熟练度。

Francis j. Troyan (2016) 则重点评价了 CBI 对于学生的语言技能发展的重要性。根据 mohan (1986) 的知识框架理论, 通过评价学生对文章的具体分析和语言分析情况, 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 互动任务的完成情况来指出 CBI 的优势, 但对于教师在功能语言学领域和专业内容语篇领域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

Khruawan and Dennis (2017) 把 CBI 应用于泰国 Khawang Wittayakhom 学校的一个有 50 名学生的课堂上, 他提出教师能帮助学生为认知和情感阅读提供先导, 并鼓励他们在文章的基础上思考学科内容。学生应检查阅读材料是否带来答案的改变, 除此以外, 教师应让学生尽可能多地写下他们在阅读中所想到的, 从而和小说甚至其中的角色相互动。在课后阅读阶段, 学生可自由讨论他们的阅读感想。他们还需在讨论后发表感想, 并基于学生的报告考虑可能的方法。教师为学生提供可选导入问题并指引他们到他们所能驾驭的领域探索。

在我国, 语言输入量过少是英语学习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 CBI 在可以课堂上增加目标语言的输入量。目前, 国内对于 CBI 的应用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 对于基础教育的研究不多, 对于 CBI 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更少。

上海在我国 CBI 英语阅读课堂上的开拓性尝试被认为比较成功, 获得了教育部的认同和推广。北京市 21 世纪国际学校的一系列涉及公民读本、博识读本、英语科学的原版教材也为 CBI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西安的中加美英语浸入式课堂项目 (China-Canada-USA English Immersion Project, CCUEI) 是我国较大规模实践 CBI 的一次尝试 (Yu, 2009)。段绍俊, 刘倩和方建珍 (2010) 通过包括目标、原则、帮助消除学生阅读障碍的方法推荐、课外阅读书目及阅读量推荐、检测手段推荐、配套条件共七个部分的方案, 探讨了高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课外阅读课 CBI 模式

的优势。

楚春霞(2016)也提出,在商务英语阅读课堂教学中运用CBI,通过对教材中10个话题的学习,有效开阔了中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阅读视野,为学生未来岗位职业技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深圳宝安第一外国语学校自2012年起就开展了CBI理念引领下中学课程全英模式探索,该项目证明了在实施依托式外语教学后,实验组的学生无论在总分上,还是在听力、语法和词汇、短文填空、完形、阅读、写作等子项上显著高于对照组(王斐,张爱华,2018)。

李杨(2020)的硕士论文研究表明,CBI在学术知识、阅读能力和学习态度上对高中学生有积极的影响。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通过CBI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学生接触到大量的英文原版阅读材料,沉浸在真正的阅读情境,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性输入,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视野;通过不同内容主题的学习,在文章概括,推理,介绍和猜测中,培养了学生的高级阅读策略和能力,提高了阅读效率,同时也为他们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通过基于主题的多样性主题活动,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除此以外,持续加强的文化背景知识也降低了阅读理解的难度,同时增强了学生的阅读动机和自信。

北京师范大学的徐冠兴和刘坚(2021)梳理了恢复高考40年来高考英语阅读部分的考查内容后发现,现行高考英语阅读考查尚存局限,体现学科素养任重道远。在借鉴PISA、PIRLS和NAEP等国际素养评价项目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从考查目标的完善、文本体裁的多样化、文本形式的丰富化和考查方式的科学化等方面提出建议,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促进英语阅读与内容有机结合的重要性。

随着外语课程思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冷璐(2021)介绍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阅读课程的教学设计,邓瑜(2020)也简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策略,都证明了把CBI运用到英语阅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4 CBI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优缺点

大量CBI课堂研究的结果显示,CBI有助于学习内容知识(Krueger & Ryan, 1993; Stryker & Leaver, 1997),提升学习者满足感(Kasper, 1995),提高语言水平(Leaver, 1997; Rodgers, 2006),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等。CBI促使学习者大量接触英语原版的可理解输入,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并且为学习者在各行各业中取得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同时帮助他们更全面地适应逐渐复杂的学术和社会环境。更有研究表明,CBI学习者的听力和阅读能力甚至能达到与母语者相似的程度。

虽然CBI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积极影响较多,但是也有部分比较消极的研究结果。相关研究显示,学习者的语言理解力得以大幅提高,但是产出能力却未能得到同等程度的进步,并且尤为欠缺语法精准性(Harley, 1992a; Harley, et al., 1990)。在Langman(2003)发现教师使用的ESL策略能够协助内容知识的讲授,但是在提高学术英语能力方面效果欠佳,很多语言教师往往会显现出学科知识匮乏的劣势。此外,学生很可能更加信

赖学科教师在学科知识方面的教学,针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心理建设就很有必要,帮助学生了解CBI模式的宗旨和意义,从而对CBI模式产生较为合理的预期。由于缺少高质量的岗前和在职培训,教师对CBI的理解不够清晰,CBI模式似乎与我国学生的学习偏好和教师的授课习惯也有些水土不服(刘岩,2019)。我国的CBI在课程和教学上未成体系也是一大短板。

5 总结

2018年10月,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文科”等建设。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学科交叉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是: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王俊菊教授(2021)也提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教育应立足时代发展新需求,从新专业/方向、新培养模式、新课程体系、新理论建构等方面积极尝试,通过自交叉、内交叉、内外交叉、外内交叉等形式,突出“新”“跨”“文”等新文科特点,以此推动外语教育的创新发展,在新文科建设中发挥外语学科的重要作用。要进行人才资源建设,就必须广泛培养和吸收能够熟练运用外语的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才,如计算机、法律、经贸、旅游、卫生、医疗、商务等,这对CBI的英语课堂上的应用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教育部等5部门在2021年初联合发文指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定位清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线上教育平台体系,覆盖各类专题教育和各教材版本的学科课程资源体系,涵盖建设运维、资源开发、教学应用、推进实施等方面的政策保障制度体系。“互联网+”模式下的“语言公共服务+语言咨询服务”平台构建,搭建语言公共服务平台+语言咨询服务平台,将进一步提升师生信息化素养和应用能力,并能有效利用线上资源进行教与学,同时促进CBI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随着“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等国家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相信CBI模式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更加凸显外语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人文性价值、思想性价值和国际性价值。

参考文献:

- [1] Krashen S. D., "Who Invented Comprehensible Inpu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X II (2017), pp. 32-33.
- [2] Laurent, Cammarata. *Content-bas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Curriculum and Pedagogy for Developing Advanced Thinking and Literacy Skill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78-166.
- [3] Putra H. & Marzulina L., "Tea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Using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 Method to the Second Years Learners at MTs Al-Furqon Prabumulih," *Edukasi: Jurnal Pendidikan Dan Pengajaran*, II (2015), pp. 185-198.
- [4] Richards J. C. & Rodgers T. 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04-222.

[5] 楚春霞. 利用CBI教学法开阔中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阅读视野[J]. 现代职业教育, 2016 (26): 45.

[6] 王斐, 张爱华. CBI理念指导下初中英语教学模式研究[A]. 董金伟, 段天虹等. CBI理念引领下中学课程全英教学模式探索[C].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28-131.

[7] 李杨. 2020. 内容型教学法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D]. 郑州: 河南大学.

[8] 刘岩. 探索形式教学与内容依托式教学的协同作用[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9. 166-178.

[9] 王俊菊. 新文科建设对外语专业意味着什么? [J]. 中国外语. 2021, (1): 22.

[10] 王显赫. 2016. 内容依托教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11] 徐冠兴, 刘坚. 立足素养 面向未来, 深化高考外语测试改革——从40年来高考英语阅读测试的衍变谈起[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1(1): 14-15.

作者简介:

胡月朦 (1990.02—), 女, 汉族, 新疆石河子人, 毕业于新疆大学, 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现工作于昌吉学院、助教。

(上接219页)

加强志愿服务活动的蓬勃发展。

2.3 激发志愿者主观能动性

志愿者是志愿服务的主体, 我们应该强化志愿者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志愿者的内驱力是活动进展的重要因素, 驱动力取决于志愿者的内心活动。当一个人无法达到自我实现, 或持续遭受能力压制的时候, 便及其容易遏制其内驱力的持续供应。由于活动的特性, 相比传统课堂, 志愿者能够用更有效、更高效、更有趣味性的方式吸取到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 而且, 碎片化的学习模式也有助于只是的积累和记忆, 从而让志愿者在活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收获, 进而激发志愿者的主动性。当志愿者具有高度热情时, 同时也能带动社会和群众的积极性, 让跟更多人积极的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志愿活动不仅要靠志愿者的主动发起, 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和群众的主动参与, 只有如此, 才能达成积极良好的正向循环。

例如, 通过利用新媒体, 增设志愿者服务学习课程, 将专业课与志愿者活动连接起来。志愿者不仅能在进行活动中得到自我实现, 同时还能获取到专业能力。我们需要提升志愿者的自我实现, 为志愿者增加更多的个人价值实现机会, 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事为本”, 不断激发志愿者的发展动力。同时, 利用活动作为学分的载体, 将学校的任务用更加简易和迅速的方式帮助学生达成, 并在此期间不断灌输于选胜志愿者的内核和理念, 通过隐性的感化所用, 让学生潜移默化的把自己彻底带入到志愿者的身份之中。组织者应将志愿服务活动与学生的职业生涯相联系, 满足学生对于职业规划的需求, 利用网络的特性, 降低参与志愿活动的门槛, 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 从而增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影响力。

2.4 新媒体帮助开拓专业化发展道路

志愿者在随着活动的推进, 其能力也会由弱变强, 并逐渐被思想意识感化, 加深对社会风险的主动动力。志愿者在刚开始进行志愿活动服务时通常只能运用生活常识和本能进行工作, 我发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合理的融入, 但随着活动的持续开展, 志愿者的专业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并能更加灵活的运用理论

和实践知识, 达到提升志愿者综合素养的目的。新媒体可以通过专业知识导向为切入点, 帮助志愿者提升专业知识敏感度, 加强知识运用和调动能力, 从而提升服务水平, 推动志愿活动的多项发展。

例如, 组织者可以通过新媒体, 对志愿者进行形象塑造和专业塑造, 提升志愿者的精神面貌, 加强志愿者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等。通过专业化的塑造, 帮助大学生完成在工作前的实践需要, 同时增加志愿者在部分专业的影响力和权重。组织者应利用新媒体社交平台, 积极的对社会反馈进行采纳, 调整工作计划, 帮助志愿者提前了解自己在综合素养和技能等各方面的不足, 并在进而就真正就业前完成改正, 达到提升自我的目的。提升群众对于志愿者的认同度, 优化服务质量, 通过思想教育和管理, 处理学校官僚气息严重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能改变人们对于志愿活动“过于形式主义”的固化思想, 并合理利用新媒体进行外部宣传, 增进人们对于志愿者的好感度。愿者组织的公众认同度。

3 结论

新时代的网络媒介和新媒体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 同时, 我们的志愿服务也应从新媒体的角度入手, 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更加准确、系统的收集信息, 从而更针对性的制定出服务计划。因此, 大力支持新媒体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融合, 对于大学生志愿活动的主动性、效用性,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吕嘉欣.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志愿服务管理的现状与对策[J]. 广东培正学院论丛, 2019, 016 (003): P. 76-80.

[2] 车琨. 现代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分析[J]. 科教文汇, 2019, 000 (002): 21-22.

[3] 邵燕燕.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现状和对策分析[J]. 改革与开放, 2019, (24): 75-77.

作者简介: 王思思 (1991.07-), 女, 汉族, 陕西铜川人, 本科, 任教于西安培华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 研究方向: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